

標點精校
歷代文選

二國文選

徐 絮 盧 編 纂

歷代文選
標點精校

三

國

文

選

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

歷代文選
標點精校
三國文選
目次

養生論.....嵇康

前出師表.....諸葛亮

後出師表.....諸葛亮

附三國志諸葛亮傳.....陳壽

自明本志令.....曹操

漳河盟辭.....袁紹

漢獻帝宗廟祝嘏辭.....蔡邕

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.....蔡邕

博奕論.....韋曜

仇國論.....譙周

六代論.....曹冏

835
946

4

典論論文

荊州文學記

附三國志王粲傳

登樓賦

王仲宣詠

洛神賦

報陳琳書

論盛孝章書

為曹公與孫權書

為曹洪與魏文帝書

與吳質書

與楊德祖書

與吳季重書

三國文選 目次

三



3 0526 6046 5

曹丕

王粲

陳壽

王粲

曹植

曹植

臧洪

孔融

阮瑀

陳琳

曹丕

曹植

曹植

43726

答魏太子牋	吳 質
在元城與魏太子牋	吳 質
答東阿王書	吳 質
與侍郎曹長思書	應 璩
與從弟君苗君胃書	應 璩
答臨淄侯書	楊 修
與山巨源絕交書	嵇 康
爲石苞與孫皓書	孫 楚
與嵇茂齊書	趙 至

養生論

嵇



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，不死可以力致者。或云上壽百二十，古今所同，過此以往，莫非妖妄者。此皆兩失其情，請試粗論之。夫神仙雖不目見，然記籍所載，前史所傳，較而論之，其有必矣。似特受異氣，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能致也。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上獲千餘歲，下可數百年，可有之耳。而世皆不精，故莫能得之。何以言之？夫服藥求汗，或有弗獲；而愧情一集，渙然流離。終朝未餐，則囂然思食；而曾子銜哀，七日不飢。夜分而坐，而低迷思寢；內懷殷憂，則達旦不瞑。勁刷理鬢，醅醴發顏，僅乃得之；壯士之怒，赫然殊觀，植髮衝冠。由此言之，精神之於形骸，猶國之有君也；神躁於中，而形喪於外，猶君昏於上，國亂於下也。夫爲稼於湯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雖終歸於焦爛，必一溉者後枯；然則一溉之益，固不可誣也。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

性，一哀不足以傷身，輕而肆之，是猶不識一溉之益，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。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，神須形以存，悟生理之易失，知一過之害生，故修性以保神，安心以全身，愛憎不棲於情，憂喜不留於意，泊然無感，而體氣和平。又呼吸吐納，服食養身，使形神相親，表裏俱濟也。夫田種者，一畝十斛，謂之良田，此天下之通稱也。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。田種一也，至於樹養不同，則功收相懸，謂商無十倍之價，農無百斛之望，此守常而不變者也。且豆令人重，榆令人暝，合歡蠲忿，萱艸忘憂，愚智所共知也。薰辛害目，豚魚不養，常世所識也。蟲處頭而黑，麝食柏而香，頸處險而癭，齒居晉而黃。推此而言，凡所食之氣，蒸性染身，莫不相應。豈惟蒸之使重，而無使輕，害之使闇，而無使明，薰之使黃，而無使堅，芬之使香，而無使延哉？故神農曰：上藥養命，中藥養性者，誠知性命之理，因輔養以通也。而世人不察，惟五穀是見，聲色是耽，目惑玄黃，耳務淫哇，滋味煎其府藏，醴醪鬻其腸胃，香芳腐其骨髓，喜怒悖其正氣，思慮銷其精神，哀樂殃其平粹；夫以蕞爾之軀，攻之者非一塗，易竭之身，而內外受敵，身非木石，其能久乎？其自用甚者，飲食不節，以生百病，好色不勸，以致乏絕，風寒所災，

百毒所傷，中道夭於衆難，世皆知笑悼，謂之不善持生也。至於措身失理，亡之於微，積微成損，積損成衰，從衰得白，從白得老，從老得終，闕若無端。中智以下，謂之自然，縱少覺悟，咸歎恨於所遇之初，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。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，而怒扁鵲之先見，以覺痛之日，爲受病之始也。害成於微，而救之於著，故有無功之治，馳騁常人之域，故有一切之壽，仰觀俯察，莫不皆然。以多自證，以同自慰，謂天地之理，盡此而已矣。縱聞養生之事，則斷以所見，謂之不然。其次狐疑，雖少庶幾，莫知所由。其次自力服藥，半年一年，勞而未驗，志以厭衰，中路復廢。或益之以呖滄，而泄之以尾閭，欲坐望顯報者，或抑情忍慾，割棄榮願。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，所希在數十年之後，又恐兩失，內懷猶豫，心戰於內，物誘於外，交賒相傾，如此復敗者。夫至物微妙，可以理知，難以目識，譬猶豫章生七年，然後可覺耳。今以躁競之心，涉希靜之塗，意速而事遲，望近而應遠，故莫能相終。夫悠悠者，旣以未效不求，而求者以不專喪業，偏恃者以不兼無功，追術者以小道自溺，凡若此類，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。善養生者，則不然矣。清虛靜泰，少私寡欲，知名位之傷德，故忽而不營，非欲而彊禁也。識

厚味之害性，故棄而弗顧，非貪而後抑也。外物以累心不存，神氣以醱白獨著，曠然無憂患，寂然無思慮。又守之以一，養之以和，和理日濟，同乎大順。然後蒸以靈芝，潤以醴泉，晞以朝陽，綏以五絃，無爲自得，體妙心玄，忘歡而後樂足，遺生而後身存，若此以往，恕可與羨門比壽，王喬爭年，何爲其無有哉？

【稽康】字叔夜，三國譙郡人，高邁不羣。與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夫，不就。常彈琴詠詩自足，後以譖被害。著有嵇中散集十卷。

前出師表

諸葛亮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宏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

之，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，以遺陛下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，愚以爲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。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，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。

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禕，允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咨諏善道，察納人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後出師表

諸葛亮

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固知臣伐賊，才弱敵疆也。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，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，臣非不自惜也。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。而議者謂爲非計，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竝日月，諫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平，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王朗，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并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，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髣髴孫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僞

於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僞定一時爾；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致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，而李服圖之，委任夏侯，而夏侯敗亡，先帝每稱操爲能，猶有此失，况臣騫下，何能必勝，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葭年耳，然喪趙雲，陽羣，馬玉，閻芝，丁立，白壽，劉郃，鄧銅等，及曲長，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，竇叟，羌散騎，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，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，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早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難平者，事也；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，然後先帝東連吳，越，西取巴，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曹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敗，穰歸，蹉跌，曹丕稱帝，凡事如是，難可逆料。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，所能逆覩也。

附諸葛亮傳

陳壽

諸葛亮，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也。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。父珪，字君貢，漢末爲太山郡丞。亮少孤，從父立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。立將亮及亮弟均之官。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立，立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，往依之。立卒，亮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潁川徐庶、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爲信然。時先主屯新野，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。謂先主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姦臣竊命，主上蒙塵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。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已來，豪傑竝起，跨州連郡者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；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

乎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。若跨有荆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，以向宛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，以出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，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先主曰：善。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、張飛等不悅。先主解之曰：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羽飛乃止。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後妻之言，愛少子琮，不悅於琦。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，亮輒拒塞，未與處畫。琦乃將亮游觀後園，共上高樓。飲宴之間，令人去梯，因謂亮曰：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，入於吾耳。可以言未？亮答曰：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琦意感悟，陰規出計。會黃祖死，得出，遂爲江夏太守。俄而表卒，琮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。亮與徐庶並從，爲曹公所追，破獲庶母。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亂矣，無益於事。

請從此別。遂詣曹公。先主至於夏口。亮曰：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時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，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竝爭天下。今操芟蕘大難，略已平矣；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權曰：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亮曰：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况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。苦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！權勃然曰：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，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亮曰：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。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弊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。此所謂彊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：必蹶上將軍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，統兵數萬，

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。如此，則荆吳之勢彊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權大悅，卽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，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曹公敗于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其賦稅以充軍實。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。亮與關羽鎮荊州，先主自葭萌還攻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。成都平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二十六年，臣下勸先主稱尊號，先主未許。亮說曰：昔吳漢、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，世祖辭讓，前後數四。耿純進言曰：天下英雄，喁喁冀有所望，如不從議者，士大夫各歸求主，無爲從公也。世祖感純言深至，遂然諾之。今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。大王劉氏苗族，紹世而起。今卽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。先主於是卽帝位。策亮爲丞相，曰：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甯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，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。君其勛哉！亮以丞相錄尙書事，假節。張

飛卒後，領司隸校尉。章武二年春，先主於永安宮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屬以後事。謂亮曰：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亮涕泣曰：臣敢竭股肱之力，効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。先主又爲詔敕，後主曰：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建興元年，封亮武鄉侯，開府治事。頃之，又領益州牧，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南中諸郡，竝皆叛亂，亮以新遭大喪，故未便加兵。且遣使聘吳，因結和親，遂爲與國。三年，春，亮率衆南征。其秋，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。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。臨發，上疏曰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忘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；

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爲督。愚以爲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。侍中尙書長史參軍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効，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奸凶，興復漢室，還于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，不効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

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遂行，屯於沔陽。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爲疑軍，據箕谷。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。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陣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，應亮。關中響震。魏明帝西鎮長安，命張郃拒亮。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，與郃戰于街亭。謖違亮節度，舉動失宜，大爲郃所破。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還於漢中，戮謖以謝衆。上疏曰：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厲三軍，不能訓章明法，臨時而懼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，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闕。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於是以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冬，亮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曹真拒之。亮糧盡而還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。七年，亮遣陳式攻武都、陰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，式亮自出，至建威、淮、退還。遂平二郡。詔策亮曰：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鹹斬王雙，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。降集氐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挹損。

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九年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糧，盡退軍，與魏將張郃交戰，射殺郃。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。亮每患糧不繼，使己志不伸，是以分兵屯田，爲久住之基。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相持百餘日，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軍，時年五十四。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，所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爲墳，冢足容棺，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「惟君體資文武，明叡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，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然，威震八荒。將建殊功於季漢，參伊周之巨勳。如何不弔，事臨垂克，遘疾隕喪。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諡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，諡君爲忠武侯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初，亮自表後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。子弟衣食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。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

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；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咸得其要。云：亮言教書奏，多可觀，別爲一集。景耀六年春，詔爲亮立廟於沔陽。秋，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。亮弟均，官至長水校尉。亮子瞻嗣爵。

諸葛氏集目錄

開府作牧第一，權制第二，南征第三，北出第四，計算第五，訓厲第六，綜覈上第七，綜覈下第八，雜言上第九，雜言下第十，貴和第十一，兵要第十二，傳運第十三，與孫權書第十四，與諸葛瑾書第十五，與孟達書第十六，廢李平第十七，法檢上第十八，法檢下第十九，科令上第二十，科令下第二十一，軍令上第二十二，軍令中第二十三，軍令下第二十四。

右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

臣壽等言：臣前在著作郎侍中，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，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，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。亮毗佐微國，負阻不賓，然猶存錄其言，恥善有遺，誠是大晉光明至德，澤被無垠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有倫也。輒刪除複重，隨類相

從，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：亮少有逸羣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，時人異焉。遭漢末擾亂，隨叔父玄避難荊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聞達。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。亮深謂備雄姿傑出，遂解帶寫誠，厚相結納。及魏武帝南征荊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，衆寡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，身使孫權，求援吳會。權既宿服仰備，又覩亮奇雅，甚敬重之，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。備得用與武帝交戰，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後備又西取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備稱尊號，拜亮爲丞相，錄尙書事。及備殂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器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。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，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，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又自以爲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踏涉中原，抗衡上國者。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然亮才於治戎爲長，奇謀爲短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，而所與對敵，或值人傑。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故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昔蕭何薦韓

信，管仲舉王子城父，皆忖己之長，未能兼有故也。亮之器能政理，抑亦管蕭之亞匹也。而時之名將，無城父韓信，故使功業陵遲，大義不及邪。蓋天命有歸，不可以智力爭也。青龍二年春，亮帥衆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其秋病卒，黎庶追思，以爲口實。至今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。雖甘棠之詠，召公鄭人之歌，子產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云：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信矣。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，而過於丁寧周至。臣愚以爲咎繇，大賢也；周公，聖人也；考之尙書，咎繇之模略而雅，周公之誥煩而悉，何則？咎繇與舜禹共談，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。亮所與言，盡衆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。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于文墨，足以知其人之意理，而有補於當世。伏惟陛下，邁繼古聖，蕩然無忌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，而無所革諱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謹錄寫上詣著作。臣壽誠惶，誠恐，頓首，頓首，死罪，死罪。泰始十年二月一日，癸巳，平陽侯相臣陳壽上。喬字伯松，亮兄瑾之第二子也。本字仲慎，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，而性業過之。初，亮未有子，求喬爲嗣。瑾啓孫權遺喬來西。

亮以喬爲己適子，故易其字焉。拜爲駙馬都尉，隨亮至漢中。年二十五，建興元年，卒。子攀，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，亦早卒。諸葛恪見誅於吳，子孫皆盡，而亮自有胄裔，故攀還復爲瑾後。瞻字思遠，建興十二年，亮出武功，與兄瑾書曰：瞻今已八歲，聰慧可愛，嫌其早成，恐不爲重器耳。年十七，尙公主，拜騎都尉。其明年，爲羽林中郎將，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，加軍師將軍。瞻工書畫，彊識念，蜀人追思亮，咸愛其才敏。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，雖非瞻所建倡，百姓皆傳相告曰：葛侯之所爲也。是以美聲溢譽，有過其實。景耀四年，爲行都護衛將軍，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尙書事。六年冬，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，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。瞻督諸軍至涪亭，住。前鋒破退，還住緜竹。艾遣書誘瞻曰：若降者，必表爲琅邪王。瞻怒，斬艾使，遂戰，大敗，臨陣死，時年三十七。衆皆離散，艾長驅至成都。瞻長子尙，與瞻俱沒。次子京及攀、子顯等，咸熙元年，移河東。董厥者，丞相亮時爲府令史，亮稱之曰：董令史，良士也。吾每與之言，思慎宜適。徙爲主簿。亮卒後，稍遷至尙書僕射，代陳祇爲尙書令，遷大將軍，平臺事，而義陽樊建代焉。延熙二十四年，以校尉使

吳，值孫權病篤，不自見建。權問諸葛恪曰：「樊建何如宗預也？」恪對曰：「才識不及預，而雅性過之。」後爲侍中，尚書令。自瞻、厥建統事，姜維常征伐在外，宦人黃皓弄機柄，咸共將護，無能匡矯。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。蜀破之明年春，厥建俱詣京都，同爲相國參軍。其秋，竝兼散騎常侍，使蜀慰勞。

評曰：諸葛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。盡忠益時者，雖讎必賞；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；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；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。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。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。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。刑政雖峻，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材，管蕭之亞匹矣。然連年動衆，未能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

自明本志令

曹操

孤始舉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，恐爲海內人之所見，凡愚欲爲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譽，使世士明知之。故在濟南，始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，達在

諸常侍；以爲彊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。去官之後，年紀尙少，願視同歲中，年有五十，未名爲老。內自圖之，從此却去二十年，待天下清，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。故以四時歸鄉里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求底下之地，欲以泥水自蔽，絕賓客往來之望，然不能得如意。後徵爲都尉，遷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，欲望封侯，作征西將軍，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。是時合兵能多得耳，然常自損，不欲多之。所以然者，兵多意盛，與彊敵爭，倘更爲禍始。故汴水之戰，數千，後還到揚州，更募，亦復不過三千人，此其本志有限也。後領兗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衆。又袁術僭號於九江，下皆稱臣，名門曰建號門，衣被皆爲天子之制，兩婦預爭爲皇后。志計已定，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，露布天下，答言：曹公尙在，未可也。後孤討擒其四將，獲其人衆，遂使術窮亡解沮，發病而死。及至袁紹據河北，兵勢彊盛，孤自度勢實不敵之，但計投死爲國，以義滅身，足垂於後。幸而破紹，梟其二子。又劉表自以爲宗室，包藏奸心，乍前乍却，以觀世事，據有荊州，孤復定之，遂平天下。身爲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今

孤言此，若爲自大，欲人言盡，故無諱耳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者人見孤彊盛，又性不信天命之事，恐私心相評，言有不遜之志，妄相忖度，每用耿耿。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，以其兵勢廣大，猶能奉事周室也。論語云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可謂至德矣。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樂毅走趙，趙王欲與之圖燕，樂毅伏而垂泣，對曰：臣事昭王，猶事大王。臣若獲戾，放在他國，沒世然後已，不忍謀趙之徒隸，況燕後嗣乎！胡亥之殺蒙恬也，恬曰：自吾先人及至子孫，積信於秦三世矣。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，其勢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孤每讀此二人書，未嘗不愴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當親重之任，可謂見信者矣。以及子植兄弟，過於三世矣。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，常以語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謂之言：願我萬年之後，汝曹皆當出嫁，欲令傳道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懇懇，敝心腹者，見周公有金縢之書，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，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者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。既爲子孫計，又已敗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

慕虛名而處實禍，此所不得爲也。前朝恩封三子爲侯，固辭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復以爲榮，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。孤聞介推之避晉封，申胥之逃楚賞，未嘗不舍書而歎，有以自省也。奉國威靈，仗鉞征伐，推弱以克彊，處小而禽大，意之所圖，動無違事，心之所慮，何向不濟。遂蕩平天下，不辱主命，可謂天助漢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？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，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，柘，苦三縣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。

【註】建安十五年冬，丞相操作銅雀臺成。時天子方加封丞相陽夏，柘，苦三縣合二萬戶，益武平侯國。操遜謝，十二月己亥，遂下令云云。十六年春，天子報減戶五千，分所讓三縣萬五職戶，封丞相操三子植等爲侯，各五千戶，以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爲丞相副。十八年，操自進位魏公，加九錫。二十一年，自進位號魏土。二十五年，操薨，子丕嗣，遂逼漢帝禪位。

漳河盟辭

袁紹

賊臣董卓，承漢室之微，負甲兵之衆，陵越帝城，跨蹈王朝，幽鳩太后，戮殺弘農，

提挈幼主，越遷秦地，殘害朝臣，斬刈忠良，焚燒宮室，烝亂宮人，發掘陵墓，虐及鬼神。過惡蒸皇天，濁穢薰后土，神祇怨恫，無所憑恃，兆人泣血，無所控告，仁賢之士，痛心疾首，義士奮發，雲與霧合。咸欲奉辭伐罪，躬行天誅。凡我同盟之後，畢力致命，以伐凶醜，同獎王室，翼戴天子。有渝此盟，神明是殛，俾墜其師，無克祚國！

【袁紹】東漢汝陽人，字本初，靈帝時爲佐軍校尉。帝崩，紹與何進謀召董卓軍共誅宦官，卓未至而事洩，進被殺，紹勒兵捕宦官，盡殺之。卓至議廢立，紹不從，奔冀州。後被曹操敗于官渡，疾作而死。

漢獻帝宗廟祝嘏辭

蔡邕

嗣曾孫皇帝某，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，各以后配。昔受命京師，都于長安，享國十有一世，歷年二百一十載，遭王莽之亂，宗廟墮壞，世祖復帝祚，遷都洛陽，以服土中，享國一十一世，歷年一百六十五載。予末小子，遭家不造，早統洪業，奉嗣無疆，關東吏民，敢行稱亂，總連州縣，擁兵聚衆，以圖叛逆，震驚王師，命將征服，股肱大臣，推皇天之命，以已行之事，遷都舊京。昔周德缺而斯干作，應連變通，自古有之。於是乃

以三月丁亥，來自雒，越三月丁巳，至于長安，飭躬不慎，寢疾旬日，賴祖宗之靈，以獲有瘳，吉且齋宿，敢用潔牲一元大武，柔毛剛鬣，商祭明視，薌合嘉蔬，香其醑，醑豐本明粢醴酒，用告遷來，尙饗！

〔蔡邕〕字伯喈，陳留圉人。性至孝，同居三世，仕爲議郎，校正六經，親書於碑，置之太學門外。及卒，縉紳諸儒，莫不流涕。著有蔡中郎集六卷，獨斷二卷。

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

蔡邕

夫人，江陵黃氏之季女，字曰列羸。其先出自伯翳，別封于黃，以國氏焉。高祖父汝南太守，曾祖父延城大尹，祖父番禺令，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。奉明君以立臣節，漢南之士，以爲美談。初，都尉君娶于故尉州刺史，卽黃君之姊，生太傅安樂侯廣，及卷令康而卒。繼室以夫人，生童紀，未龀而夭。夫人懷聖善之姿，韜慈母之仁，撫育二孤，導以義方，思齊先姑，神岡時恫。故能迄用有成，誕膺繁祉，廣歷五卿，七公再封之祿，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，九鼎之義，夫人是享。爰暨穉孫，更仕三宮，或典百里，或作

虎臣，銀艾貂蟬，進侍顯尊，受茲介福，于我夫人。自都尉仕于京師，及廣兄弟，式敘漢朝。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，其乘輅執贄，朝皇后，採柔桑于蠶宮，手三盆于蘭館者，蓋三十年。上有帝室寵光之休，下有堂宇斤斤之祚，心耽其榮，體安其遠，圖長慮迴，用遺舊居，欲留此焉。康甯之時，亟以爲言。太夫人年九十一，建甯二年，薨于太傅府。是月辛酉，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，卒于洛陽左池里舍。公銜哀悼，祇慎其屬，遵奉遺意，不敢失墜。乃俾元孫顯、咨、度、羣、儒，以考其衷。僉曰：昔帝舜沒于蒼梧，殯于虞、郊；二妃薨于江、湘，不卽兆于九疑。延陵季子，實惟吳人，長子道終，卜葬贏、博。夫遭時而制，不遠遷徙，魂氣所之，不繫邱、壠，帝舜以之，神罔時怨，季札以之，仲尼嘉焉。鑒帝籍之高論，綜精靈之幽情，稽先人之遐迹，順母氏之所甯。茲事體通而義同，允不可替。于是公乃爲辭，昭告先考，然後卜定宅兆，龜筮悉從，遂營窀穸，舉封樹之禮。十月既望，粵翌日己酉，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，于此高原、雒陽、東界、關亭之阿，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、弔，且送葬，持賻錢二十萬，布二百疋，再以中牟祠。羣后畢會，榮哀孔備；于是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旬陽、于肅等二十三人，思應慕化，推本議銘，著斯

碑石，俾諸昆裔瞻仰，以知禮之用，是爲神誥。乃申頌曰：於穆夫人，家邦之媛。昔在嬴代，黃國氏建，至于近祖，亦降于漢。天祚明德，福祿流衍，旣作母儀，履思順。登壽耄，耄用永蕃，變子孫以仁，追稽先典。厝茲洛濱，齊跡湘靈，配名古人，休矣耀光，千億斯年。

博 弈 論

韋 曜

蓋聞君子恥尙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稱，故曰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齒之流邁，而懼名稱之不建也。勉精勵操，晨興夜寐，不遑甯息。經之以歲月，累之以日力，若甯越之勤，董生之篤，漸漬德義之淵，棲遲道藝之域。且以西伯之聖，姬公之才，猶有日昃待旦之勞，故能隆興周道，垂名億載，況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。歷觀古今功名之士，皆有積累殊異之迹，勞神苦體，契關勤思，平居不惰其業，窮困不易其素。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，而黃霸受道於囿園，終有榮顯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於夙夜，而吳漢不離公門，豈有遊惰哉。今世之人，多不務經術，好

翫博奕，廢事棄業，忘寢與食，窮日盡明，繼以脂燭。當其臨局交爭，雌雄未決，專精銳意，神迷體倦，人事曠而不修，賓旅闕而不接。雖有太牢之饌，韶夏之樂，不暇存也。至或賭及衣物，徙棋易行，廉恥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發。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，所務不過方罫之間，勝敵無封爵之賞，獲地無兼土之實，技非六藝，用非經國。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，求之於戰陣，則非孫吳之倫也；考之於道藝，則非孔氏之門也；以變詐爲務，則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殺爲名，則非仁者之意也；而空妨日廢業，終無補益，是何異設木而擊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？且君子之居室也，勤身以致養，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納忠，臨事且猶旰食，而何暇博奕之足耽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貞純之名章也。方今大吳受命，海內未平，聖朝軋軋，務在得人。勇略之士，則受熊虎之任，儒雅之徒，則處龍鳳之署；百行兼苞，文武並驚，博選良才，旌簡髦俊，設程試之科，垂金爵之賞，誠千載之嘉會，百世之良遇也。當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愛功惜力，以佐明時。勳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務，當今之先急也。夫一木之枰，孰與方國之封；枯棋三百，孰與萬人之將；袞龍之服，金石之樂，足以兼棋局而買博奕矣。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，

用之於詩書，是有顏閔之志也。用之於智計，是有良平之思也。用之於資貨，是有猗頓之富也。用之於射御，是有將帥之備也。如此，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。

【韋曜】本名昭，字宏嗣，三國吳郡雲陽人。由丞相掾除西安令。諸葛恪輔政，表爲太史官，至中書僕射。孫皓以積嫌誅之。著有吳書洞紀官職訓等書。

仇國論

譙周

因餘之國小，而肇建之國大，並爭於世，而爲仇敵。因餘之國，有高賢者問於伏愚子曰：今國事未定，上下勞心，往古之事，能以弱勝彊者，其術何如？伏愚子曰：吾聞之，處大無患者，恆多慢；處小有憂者，恆思善。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人養民，以少取多；句踐卹衆，以弱斃彊，此其術也。曩者項彊漢弱，相與戰爭，無日甯息。然項羽與漢約，分鴻溝爲界，各欲歸息。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，則難動也。尋帥追羽，終斃項氏，豈必由文王之事乎？肇建之國，方有疾疢，我因其隙，陷其邊陲，覲增其疾而斃之也。伏愚子曰：當殷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習所專，深根者

難拔，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時，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？當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歲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鳥驚獸駭，莫知所從。於是豪彊並爭，虎裂狼分，疾搏者獲多，遲後者見吞。今我與肇建，皆傳國易世矣。既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，故可爲文王，難爲漢祖。夫民疲勞，則騷擾之兆生；上慢下暴，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：射幸數跌，不如審發。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，不爲意似改步，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。故湯武之師，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，征土崩勢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將不能謀之矣。若乃奇變縱橫，出入無間，衝波截轍，超谷越山，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，我愚子也，實所不及。

【譙周】字允南，三國巴西安漢人，耽古篤學，研精六經。仕蜀漢，拜光祿大夫。周有文武才，志在恢復。所著有仇國論，五經論，定法訓，古史考等百餘篇。

六代論

曹 問

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則？三代之君，與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

同其憂。秦王獨制其民，故傾危而莫救。夫與人共其樂者，人必憂其憂；與人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生知獨治之不能久也，故與人共治之；知獨守之不能固也，故與人共守之。兼親疏而兩用，參同異而並進，是以輕重足以相鎮，親疎足以相衛，并兼路塞，逆節不生。及其衰也，桓文帥禮，苞茅不貢，齊師伐楚，宋不城，周晉戮其宰，王綱弛而復張，諸侯傲而復肅。二霸之後，寔以陵遲，吳楚憑江，負固方城，雖心希九鼎，而畏迫宗姬，姦情散於胸懷，逆謀消于唇吻，斯豈非信重親戚，任用賢能，枝葉碩茂，本根賴之與？自此之後，轉相攻伐，吳并於越，晉分爲三，魯滅於楚，鄭兼於韓，豎乎戰國，諸姬微矣。惟燕衛獨存，然皆弱小，西迫強秦，南長齊楚，救於滅亡，匪遑相卹。至于王赧，降爲庶人，猶枝幹相持，得居虛位，海內無主，四十餘年。秦據勢勝之地，騁譎詐之術，正伐關東，益食九莩。至于始皇，乃定天位，曠日若彼，用力若此，豈非深根固蒂，不拔之道乎？易曰：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周德其可謂當之矣。秦觀周之弊，將以爲以弱見奪，於是廢五等之爵，立郡縣之官，棄禮樂之教，任苛刻之政，子弟無尺寸之封，功臣無立錐之土，內無宗子以自毗輔，外無諸侯以爲蕃衛，仁心不加於親戚，惠澤

不流於枝葉。譬猶芟刈股肱，獨任胸腹，浮舟江海，捐棄楫櫂，觀者爲之寒心。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，豈不悖哉？是時淳于越諫曰：臣聞殷周之王，封子弟功臣，千有餘人，今陛下君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而無輔弼，何以相救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始皇聽李斯偏說，而絀其義，至身死之日，無所寄付，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，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；至今趙高之徒，誅鋤宗室，胡亥少習刻薄之教，長遵凶父之業，不能改制易法，寵任兄弟，而乃師謨申商，諮謀趙高，自幽深宮，委政讒賊，身殘望夷，求爲黔首，豈可得哉？遂乃郡國離心，衆庶潰叛，勝廣唱之於前，劉項斃之於後。向使始皇納濶于之策，抑李斯之論，割裂州國，分王子弟，封三代之後，報功臣之勞，土有常君，民有定主，枝葉相扶，首尾爲用，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，時人無湯武之賢，姦謀未發，而身已屠戮，何區區之陳項，而復得措其手足哉？故漢祖奮三尺之劍，驅烏集之衆，五年之中，而成帝業；自開闢以來，其興功立勳，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。夫伐深根者難爲功，摧枯朽者易爲力，理勢然也。漢鑒秦之失，封植子弟，及諸呂擅權，圖危劉氏，而天下所

以不能傾動，百姓所以不易心者，徒以諸侯強大，盤石膠固，東辛朱虛授命於內，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。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，忽先王之制，則天下已傳，非劉氏有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過古制，大者跨州兼域，小者連城數十，上下無別，權侔京室，故有吳楚七國之患。賈誼曰：諸侯強盛，長亂起姦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，令海內之勢，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則下無背叛之心，上無誅伐之事，文帝不從，至于孝景，猥用鼂錯之計，削黜諸侯，親者怨恨，疏者震恐，吳楚唱謀，五國從風，兆發高祖，釁成文景，由寬之過制，急之不漸故也。所謂末大必折，尾大難掉，尾同於體，猶或不從，況乎非體之尾，其可掉哉？武帝從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自是之後，齊分爲七，趙分爲六，淮南三割，劉代五分，遂以陵遲，子孫微弱，衣食租稅，不豫政事，或以耐金免削，或以無後國除。至于成帝，王氏擅朝，劉向諫曰：臣聞公族者，國之枝葉，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。方今同姓疏遠，母黨專政，排擯宗室，孤弱公族，非所以保守社稷，安固國嗣也。其言深切，多所稱引，成帝雖悲傷歎息，而不能用。至乎哀平，異姓秉權，假周公之事，而爲日常之亂，高拱而竊天位，一朝而臣四海，漢宗室王侯，解印

釋綬，貢奉社稷，猶懼不得爲臣妾。或乃爲之符命，頌莽明德，豈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，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。徒以權輕勢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賴光武皇帝，挺不世之姿，禽王莽於已成，紹漢祀於既絕，斯豈非宗子之力耶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，襲周之舊制，踵亡國之法，而僥倖無疆之期。至于桓靈，奄豎執衡，朝無死難之臣，外無同憂之國，君孤立於上，臣弄權於下，本末不能相御，身手不能相使。由是天下鼎沸，姦凶並爭，宗廟焚爲灰燼，宮室變爲藁葬，居九州之地，而身無所安處，悲夫！魏太祖武皇帝，躬聖明之資，兼神武之略，恥王綱之廢絕，愍漢室之傾覆，龍飛譙沛，鳳翔兗豫，掃除凶逆，翦滅鯨鯢，迎帝西京，定都穎，德動天地，義感人神。漢氏奉天，禪位大魏，大魏之興，於今二十有四年矣。觀五代之存亡，而不用其長策；觀前車之傾覆，而不改其轍迹；子弟王空虛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，宗室竄於閭閻，不聞邦國之政。權均匹夫，勢齊凡庶，內無深根不拔之固，外無磐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，爲萬代之業也。且今之州牧郡守，古之方伯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軍武之任。或比國數人，或兄兼並據。而宗室子弟，曾無一人間廁其間，與相維持，非所以強榦

弱枝，備萬一之慮也。今之用賢，或超爲名都之主，或爲偏師之帥。而宗室有文者，必限以小縣之宰；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；使夫廉高之士，畢志於衡輓之內；才能之人，恥與非類爲伍；非所以勸進賢能，褒異宗族之禮也。夫泉竭而流涸，根朽則葉枯；枝繁者蔭根，條落者本孤。故語曰：百足之蟲，至死不僵。扶之者衆也。此言雖小，可以譬大。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，皆爲之有漸，建之有素。譬之種樹，久則深固其根本，茂盛其枝葉；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，植於宮闕之下，雖壅之以黑墳，暖之以春日，猶不救於枯槁，何暇繁育哉？夫樹猶親戚，土猶士民，建置不久，則輕下慢上，平居猶愬其離叛，危急將如何？是以聖王安而不逸，以慮危也；存而設備，以患亡也；故疾風卒至，而無摧拔之憂，天下有變，而無傾危之患矣。

〔曹問〕字元首，三國沛國譙人，中常侍騰兄叔與之後，齊王芳族祖，官弘農太守。又案晉書汝南王亮傳，泰始初亮都督關中，雍涼諸軍事，有司軍曹問者，爲明帝子清河王也。

典論論文

曹丕

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於班固，伯仲之間耳；而固小之，與弟超書曰：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，下筆不能自休。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。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。里語曰：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斯不自見之患也。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，文舉，廣陵陳琳，孔璋，山陽王粲，仲宣，北海徐幹，偉長，陳留阮瑀，元瑜，汝南應瑒，德璉，東平劉楨，公幹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，驥驟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蓋君子審己以度人，故能免於斯累，而作論文。王粲長於辭賦，徐幹時有齊氣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，登樓，槐賦，征思，幹之立猿，漏卮，圓扇，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。然於他文未能稱是。琳瑀之章表書記，今之雋也。應瑒和而不壯，劉楨壯而不密，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詞，以至乎雜以嘲戲。及其所善，揚班儔也。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，又患闇於自見，謂己爲賢。夫文，本同而末異。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尙實，詩賦欲麗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。唯通才能備其體。文以氣爲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强而至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；至於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蓋文章經國

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顯而制禮，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夫然，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懾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於上，禮貌衰於下，忽然與萬物遷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。融等已逝，唯幹著論，成一家言。

荊州文學記

王粲

有漢荊州牧劉君，稽古若時，將紹厥績。乃曰：先生之爲世也，則象天地，軌儀憲極，設教導化，敍經志業，用建雍泮焉，立師保焉。作爲禮樂，以作其性；表陳載籍，以持其德；上知所以臨下，下知所以事上，官不失守，民聽無悖，然後太階平焉。夫文學也者，人倫之守，大教之本也。乃命五業從事，宋衷所作文學，延朋徒焉。宣德音以贊之，降嘉禮以勸之，五載之間，道化大行，耆德故老，綦母闔等，負書荷器，自遠而至者，三

百有餘人；於是童幼猛進，武人革面，總角佩鱗，委介冕冑，比肩繼踵，川遊泉涌，疊疊如也，兢兢如也，遂訓六經，講禮物，諧八音，協律呂，修紀歷，理刑法，六路咸秩，百氏備矣。天降純嘏，有所底授，臻於我君，受命既茂。南牧是建，荆衡作守，時邁溘德，宣其丕繇。厥繇伊何？四國交阻，乃赫斯威，爰整其旅。度夷不若，屢戡寇侮，誕啓洪軌，敦崇聖緒。典墳既奉，禮樂咸舉，濟濟搢紳，盛茲階宇，邴邴髦俊，亦集爰處。和化普暢，休徵時敘，品物宣育，百穀繁蕪，動格皇穹，聲被四宇。

附王粲傳

陳壽

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人也。曾祖父龔，祖父暢，皆爲漢三公，父謙爲大將軍。何進長史，進以謙名公之胄，欲與爲婚，見其二子，使擇焉。謙弗許，以疾免，卒於家。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坐，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旣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，盡當與之。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詔除黃門

侍郎，以西京擾亂，皆不就。乃之荊州，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，通儻不甚重也。表卒，粲勸表子琮，令歸太祖。太祖辟爲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太祖置酒漢濱，粲奉觴賀曰：方今袁紹起河北，仗大衆，志兼天下，然好賢而不能用，故奇士去之。劉表雍容荆楚，坐觀時變，自以爲西伯可規。士之避亂荊州者，皆海內之僑傑也。表不知所任，故國危而無輔。明公定冀州之日，下車卽繕其甲卒，收其豪傑而用之，以橫行天下，及平江漢，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，文武並用，萬雄畢力，此三王之舉也。後遷軍謀祭酒。魏國旣建，拜侍中，博物多識，問無不對。時舊儀廢弛，輿造制度，粲恆典之。初，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，人問曰：卿能闇誦乎？曰：能。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觀人圍棋，局壞，粲爲覆之。棋者不信，以帊蓋局，使更以他局爲之，用相比較，不誤一道。其強記默識如此。性善算，作算術略，盡其理。善屬文，舉筆便成，無所改定。時人常以爲宿構，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從征吳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。時年四十一。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，後絕。始，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，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

幹字偉長，廣陵陳琳字孔璋，陳留玩瑀字元瑜，汝南應瑒字德璉，東平劉楨字公幹，並見友善。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，五官將文學，琳前爲何進主簿，進欲誅諸宦官，太后不聽。進乃召四方猛將，並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。琳諫進曰：「易稱卽鹿無虞，諺有掩目捕雀。夫微物尙不可欺，以得志，况國之大事，其可以詐立乎？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，以此行事，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違經合道，天人順之，而反釋其利器，更徵於他，大兵合聚，彊者爲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必不成功，祇爲亂階。進不納其言，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冀州，袁紹使典文章。袁氏敗，琳歸太祖。太祖謂曰：「卿昔爲本初移書，但可罪孤狀而已，惡惡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耶？」琳謝罪。太祖愛其才而不咎。瑀少受學於蔡邕，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，瑀終不爲屈。太祖並以琳、瑀爲司空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，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琳徙門下督，瑀爲倉曹掾屬。瑒、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，瑒轉爲平原侯庶子，後爲五官將文學。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，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。瑀以十七年卒，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書與元

城令吳質曰：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。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。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；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辭義典雅，足傳於後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惜！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起其文。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絕弦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儁也。自穎川邯鄲淳、繁欽、陳留路粹、沛國丁儀、丁廙、宏農楊修、河內荀緯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瑒弟璩，璩子貞，咸以文學顯。璩官至侍中，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。瑒子籍，才藻豔逸，而倜儻放蕩，行已寡欲，以莊周爲模則，官至步兵校尉。時又有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，而尚奇任俠，至景元中坐事誅。景初中，下邳桓威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渾輿經，依道以見意，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，後爲安成令。吳質濟陰人，以文才爲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將軍、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封列侯。

登樓賦

王粲

登茲樓以四望兮，聊暇日以銷憂。覽斯宇之所處兮，實顯敞而寡仇。挾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長洲。背墳衍之廣陸兮，臨皋隰之沃流。北彌陶牧，西接昭丘。華實蔽野，黍稷盈疇。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！遭紛濁而遷逝兮，漫踰紀以迄今。情眷眷而懷歸兮，孰憂思之可任。憑軒檻以遙望兮，向北風而開襟。平原遠而極目兮，蔽荆山之高岑。路逶迤而修迥兮，川既漾而濟深。悲舊鄉之壅隔兮，涕橫墜而弗禁。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歸與之歎音。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舄顯而越吟。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！唯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其未極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。懼匏瓜之徒懸兮，畏井渫之莫食。步棲遲以徙倚兮，白日忽其將匿。風蕭瑟而竝興兮，天慘慘而無色。獸狂顧以來羣兮，鳥相鳴而舉翼。原野闕其無人兮，征夫行而未息。心悽愴以感發兮，意忉怛而憺惻。循階除而降兮，氣交憤於胸臆。夜參半而不寐兮，悵盤桓以反側。

王仲宣詠

曹植

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，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。嗚呼！哀哉！皇穹神察，喆人是恃，如何靈祇，殲我吉士。誰謂不痛，早世卽冥。誰謂不傷，華繁中零。存亡分流，天遂同期。朝聞夕沒，先民所思。何用誄德，表之素旗。何以贈終，哀以送之。遂作誄曰：猗歟！侍中遠祖彌芳，公高建業，佐武伐商，爵同齊魯，邦嗣絕亡。流裔畢萬，勳績惟光。晉獻賜封，於魏之疆。天開之祚，末胄稱王。厥姓斯氏，條分葉散。世滋芳烈，揚聲秦漢。會遭陽九，炎光中隳。世祖撥亂，爰建時雍。三台樹位，履道是鍾。寵爵之加，匪惠惟恭。自君二祖，爲光爲龍。僉曰：休哉！宜翼漢邦，或統太尉，或掌司空。百揆惟敘，五典克從。天靜人和，皇教遐通。伊君顯考，弈葉佐時。入管機密，朝政以治。出臨朔岱，庶績咸熙。君以淑懿，繼此洪基。既有令德，材技廣宣。強記洽聞，幽讚微言。文若春華，思若涌泉。發言可詠，下筆成篇。何道不洽，何藝不閑。棋局逞巧，博弈惟賢。皇家不造，京室隕顛。宰臣專制，帝用西遷。君乃羈旅，離此阻艱。翕然鳳舉，遠竄荆蠻。身窮志達，居鄙

行鮮振冠南嶽，濯纓清川。潛處蓬室，不干勢權。我公奮鉞，耀威南楚。荆人或違，陳戎講武。君乃義發，筭我師旅。高尙霸功，投身帝宇。斯言既發，謀夫是與。是與伊何？響我明德。投戈編都，稽顙漢北。我公實嘉，表揚京國。金龜紫綬，以彰勳則。勳則伊何？勞謙靡已。憂世忘家，殊略卓峙。乃署祭酒，與君行止。筭無遺策，畫無失理。我王建國，百司俊乂。君以顯舉，秉機省闔。戴蟬珥貂，朱衣皓帶。入侍帷幄，出擁華蓋。榮耀當世，芳風晻藹。嗟彼東夷，憑江阻湖。騷擾邊境，勞我師徒。光光戎路，靈駭風徂。君侍華轂，輝耀王塗。思榮懷附，望彼來威。如何不濟，運極命衰。寢疾彌留，吉往凶歸。嗚呼哀哉！翩翩孤嗣，號慟崩摧。發軫北魏，遠迄南淮。經歷山河，泣涕如頽。哀風興感，行雲徘徊。游魚失浪，歸鳥忘棲。嗚呼哀哉！吾與夫子，義貫丹青。好和琴瑟，分過友生。庶幾遐年，攜手同征。如何奄忽，棄我夙零。感昔宴會，志各高厲。予戲夫子，金石難弊。人命靡常，吉凶異制。此驩之人，孰先隕越。何寤夫子，果乃先逝。又論死生，存亡數度。子猶懷疑，求之明據。儻獨有靈，游魂泰素。我將假翼，飄颻高舉。超登景雲，要子天路。喪柩既臻，將反魏京。靈輜迴軌，白驥悲鳴。虛廓無見，藏影蔽形。孰云仲宣，不聞其聲。延首歎息，雨泣

交頸嗟乎！夫子！永安幽冥！人誰不歿？達士徇名；生榮死哀，亦孔之榮！嗚呼！哀哉！

洛神賦

曹植

黃初三年，余朝京師，還濟洛川。古人有言，斯水之神，名曰宓妃。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，遂作斯賦。其詞曰：余從京師，言歸東藩，背伊闕，越轅轅，經通谷，陵景山。日既西傾，車殆馬煩，爾迺稅駕乎蘄臯，秣駟乎芝田，容與乎陽林，流眄乎洛川。於是精移神駭，忽焉思散，俯則未察，仰何殊觀，覩一麗人，於巖之畔。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：爾有覲於彼者乎？彼何人斯？若此之豔也！御者對曰：臣聞河洛之神，名曰宓妃。然則君王之所見，無迺是乎？其狀若何？臣願聞之！余告之曰：其形也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，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。遠而望之，皓若太陽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淥波。穠纖得衷，修短合度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；延頸秀項，皓質呈露，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；雲髻峨峨，修眉聯娟，丹脣外朗，皓齒內鮮，明眸善睐，鬢輔承權，環姿豔逸，儀靜體閑，柔情綽態，媚於語言。奇服曠世，骨像應

圖披羅衣之璀璨兮，珥瑤碧之華琚；戴金翠之首飾，綴明珠以耀軀；踐遠遊之文履，曳霧綃之輕裾；微幽蘭之芳藹兮，步踟躕於山隅。於是忽焉縱體，以遨以嬉。左倚采旄，右蔭桂旗；攘皓腕於神滄兮，采湍瀨之玄芝。余情悅其淑美兮，心振蕩而不怡；無良媒以接歡兮，託微波而通辭；願誠素之先達兮，解玉佩而要之。嗟佳人之信修兮，羌習禮而明詩；抗瓊瑋以和予兮，指澹淵而爲期。執眷眷之款實兮，懼斯靈之我欺；感交甫之棄言兮，悵猶豫而狐疑。收和顏而靜志兮，申禮防以自持。於是洛靈感焉，徙倚傍徨；神光離合，乍陰乍陽。竦輕軀以鶴立，若將飛而未翔；踐椒塗之郁烈，步蘅薄而流芳；超長吟以永慕兮，聲哀厲而彌長。爾迺酒衆靈雜，選命儔嘯侶，或戲清流，或翔神渚，或探明珠，或拾翠羽。從南湘之二妃，攜漢濱之游女；歎匏瓜之無匹兮，詠牽牛之獨處；揚輕桂之綺靡兮，翳修袖以延佇。體迅飛鳧，飄忽若神；陵波微步，羅幃生塵。動無常則，若危若安；進止難期，若往若還。轉眄流精，光潤玉顏；含辭未吐，氣若幽蘭；華容婀娜，令我忘餐！於是屏翳收風，川后靜波；馮夷鳴鼓，女媧清歌。騰文魚以警乘，鳴玉鸞以偕逝；六龍儼其齊首，載雲車之容裔；鯨鯢踊而來轂，水禽翔而爲衛。於

是越北，訖，過南岡，紆素領，迴清揚，動朱唇，以徐言，陳交接之大綱。恨人神之道殊兮，怨盛年之莫當；抗羅袂以掩涕兮，淚流襟之浪浪。悼良會之永絕兮，哀一逝而異鄉；無微情以效愛兮，獻江南之明璫。雖潛處於太陰，長寄心於君王，忽不悟其所舍，悵神宵而蔽光。於是背下陵高，足往心留，遺情想象，願望懷愁。冀靈體之復行，御輕舟而上沂，浮長川而忘反。思緜緜而增慕，夜耿耿而不寐，霜繁霜而至曙。命僕夫而就駕，吾將歸乎東路，攬駢轡以抗策，悵盤桓而不能去！

〔洛神賦〕洛神，宓妃也。漢書音義如淳曰：宓妃，宓義氏之女，溺洛水爲神。文選注引記曰：魏東阿王，漢末

求甄逸女，既不遂，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，植殊不平，晝思夜想，廢寢與食。黃初中，入朝，帝示植

甄后玉縷金帶枕，植見之，不覺泣，時已爲郭后讒死。帝意亦尋悟，因令太子留宴飲，仍以枕寶

植。植還度輶轅，少時，將息洛水上，思甄后，忽見女來，自云：我本託心君王，其心不遂。此枕是我

在家時從嫁，前與五官中郎將，今與君主，遂用薦枕席，懼情交集，豈常辭詭具。爲郭后以糠塞

口，今被髮羞將此形貌，重覩君王，爾言訖，遂不復見所在。遣人獻珠於王，王答以玉珮，悲喜不

能自勝，遂作感甄賦。後明帝見之，改爲洛神賦。後世如何義門方伯海潘四農諸人，皆以爲當

時媒孽之詞，然子建求甄后事，雖見魏志，則李注不爲無因。或子建欲避禍，故綴以小序，以爲洛神云云。倘無所思，直是妄言，當比于後世游仙述夢之作，有何價值可言！至以爲愛君戀王之作，更是腐儒朽談！

報陳琳書

臧洪

隔閭相思，發於寤寐。相去步武，而趨舍異規，其爲愴恨，胡可勝言！前日不遺，比辱雅況，述敍禍福，公私切至。以子之才，窮該典籍，豈將闇於大道，不達余趣哉？是以捐棄翰墨，一無所酬，亦冀遙村褊心，蟲識鄙性，重獲來命，援引紛紜，雖欲無對，而義篤其言。僕，小人也，本乏志用，中因行役，特蒙傾蓋，恩深分厚，遂竊大州，甯樂今日，自還接刃乎？每登城臨兵，觀主人之旗鼓，瞻望帳幄，感故友之周旋，撫弦擣矢，不覺涕流之覆面也！何者？自以輔佐主人，無以爲悔，主人相接，過絕等倫，受任之初，志同大事，掃清寇逆，共尊王室，豈悟本州被侵，郡將遘戾，請師見拒，辭行被拘，使洪故君，遂至淪滅，區區微節，無所獲申，豈得復全交友之道，重虧忠孝之名乎？所以忍悲揮戈，

收淚告絕。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，來者側席，去者克己，則僕抗季札之志，不爲今日之戰矣！昔張景明登壇啗血，奉辭奔走，卒使韓牧讓印，主人得地，後但以拜章朝主，賜爵獲傳之故，不蒙觀過之貸，而受夷滅之禍。呂奉先討卓來奔，請兵不獲，告去何罪？復見斫刺。劉子璜奉使踰時，辭不獲命，畏君懷觀，以詐求歸，可謂有志忠孝，無損霸道；亦復僵尸麾下，不蒙虧除。慕進者蒙榮，違意者被戮，此乃主人之利，非游士之願也。是以鑿戒前人，守死窮城，亦以君子之遠，不適敵國故也。足下當見久圍不解，救兵未至，感婚姻之義，推平生之好，以爲屈節而苟生，勝守義而傾覆也。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，南史不曲筆以求存，故身傳圖象，名垂後世。況僕據金城之固，驅士人之力，散三年之畜，以爲一年之資，匡困補乏，以悅天下，何圖築室反耕哉？但懼秋風揚塵，伯珪馬首南向，張揚飛燕，旅力作難，北鄙將告倒懸之急，股肱奏乞歸之記耳。主人當鑒戒曹輩，反旌退師，何宜久辱盛怒，暴威於吾城之下哉？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，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？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，光武創基兆於綠林，卒能龍飛受命，中興帝業，苟可輔主興化，夫何嫌哉？況僕親奉璽書，與之從事，行矣

孔璋！足下微利於境外，臧洪投命於君親，吾子託身於盟主，臧洪策名於長安，子謂余身死而名滅，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。本同末離，努力努力，夫復何言！

【臧洪】初爲本郡太守張超功曹，奉使劉虞，道阻，爲袁紹所留，以爲青州刺史，徙東郡太守。超爲曹操所攻，洪徒跳號泣，請兵赴難，時袁曹方睦，紹竟百計沮之。超城陷，張氏族滅，由是怨紹，絕不與通。紹與兵圍之，歷年不下，乃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，洪終不降。城破，爲紹所殺。洪字子源，廣陵射陽人。

論盛孝章書

孔融

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，公爲始滿，融又過二。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，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於孫氏，妻孥湮沒，單子獨立，孤危愁苦，若使憂能傷人，此子不得永年矣。春秋傳曰：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談士，依以揚聲，而身不免於幽繫，命不期於旦夕，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絕交也。公誠能馳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書，則孝章可

致友道可弘矣。今之少年，喜謗前輩，或能譏評孝章；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人所共稱歎。燕君市駿馬之骨，非欲以騁道里，乃復以招絕足也。惟公匡復漢室，宗社將絕，又能正之；正之之術，實須得賢。珠玉無脛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；況賢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，隗雖小才，而逢大遇，竟能發明主之至心，故樂毅自魏往，劇辛自趙往，鄒衍自齊往。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，臨難而王不拯，則士亦將高翔遠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稱引，自公所知，而復有云者，欲公崇篤斯義，因表不悉。

爲曹公與孫權書

阮 瑀

離絕以來，於今三年，無一日而忘前好；亦猶姻媾之義，恩情已深，違異之恨，中間尙淺也。孤懷此心，君豈同哉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，因緣侵辱，或起瑕釁，心忿意危，用成大變，若韓信傷心於失楚，彭寵積望於無異，盧縮嫌畏於已隙，英布憂迫於情漏，此事之緣也。孤與將軍，恩如骨肉，割授江南，不屬本州；豈若淮陰捐舊之恨，抑遏

劉馥相厚益隆，甯放朱浮顯露之奏，無匿張勝貸故之變，匪有陰構賁赫之告，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。而忍絕王命，明棄碩交，實爲佞人所構會也。夫似是之言，莫不動聽；因形設象，易爲變觀；示之以禍難，激之以恥辱，大丈夫雄心，能無憤發？昔蘇秦說韓，羞以牛後；韓王按劍，作色而怒；雖兵折地割，猶不爲悔，人之情也。仁君年壯氣盛，緒信所嬖，旣懼患至，兼懷忿恨，不能復遠度孤心，近慮事勢，遂齎見薄之決計，秉翻然之成議。加劉備相扇揚，事結釁連，推而行之，想暢本心，不願於此也。孤以薄德，位高任重，幸蒙國朝將泰之運，蕩平天下，懷集異類，喜得全功，長享其福。而姻親坐離，厚援生隙，常恐海內多以相責，以爲老夫包藏禍心，陰有鄭武取胡之詐。乃使仁君翻然自絕，以是忿忿，懷慚反側。常思除棄小事，更申前好，二族俱榮，流祚後嗣，以明雅素。中誠之效，抱懷數年，未得散意。昔赤壁之役，遭離疫氣，燒船自還，以避惡地，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。江陵之守，物盡穀殫，無所復據，徙民還師，又非瑜之所能敗也。荆土本非己分，我盡於君，冀取其餘。非相侵飢膚，有所割擯也。思計此變，無傷於孤，何必自遂於此，不復還之。高帝設爵以延田橫，光武指河而誓朱鮪，君之負累，豈

如二子？是以至情，願聞德音。往年在譙，新造舟船，取足自載，以至九江，貴欲觀湖澤之形，定江濱之民耳。非有深入攻戰之計，將恐議者大爲已榮，自謂策得，長無西患。重以此故，未肯迴情。然智者之慮，慮於未形；達者所規，規於未兆。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，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，穆生謝病，以免楚難，鄒陽北遊，不同吳禍。此四士者，豈聖人哉？徒通變思深，以微知著耳。以君之明，觀孤術數，量君所據，相計土地，豈勢少力乏，不能遠舉，割江之表，晏安而已哉？甚未然也。若恃水戰，臨江塞要，欲令王師終不得渡，亦未必也。夫水戰千里，情巧萬端，越爲三軍，吳曾不禦。漢潛夏陽，魏豹不意；江河雖廣，其長難衛也。凡事有宜，不得盡言。將修前好而張形勢，更無以威脅重敵人。然有所恐，恐書無益。何則？往者軍逼而自引還，今日在遠而興慰納，辭遜意狹，謂其力盡，適以增驕，不足相動，但明效古，當自圖之耳。昔淮南信左吳之策，隗囂納王元之言，彭寵受親吏之計，三夫不寤，終爲世笑。梁王不受詭勝，竇融斥遂，張元二賢旣覺，福亦隨之。願君少留意焉！若能內取子布，外擊劉備，以效赤心，用復前好，則江表之任，長以相付，高位重爵，坦然可觀。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，下令百姓保安。

全之福，君享其榮，孤受其利，豈不快哉？若忽至誠，以處僥倖，婉彼二人，不忍加罪，所謂小人之仁，大賊之忠，大雅之人，不肯爲此也。若憐子布，願言俱存，亦能傾心去恨，順君之情，更與從事，取其後善。但禽劉備，亦足爲效。開設二者，審處一焉。聞荆揚諸將，並得降者，皆言交州爲君所執，豫章距命，不承執事，疫旱並行，人兵損滅，各求進軍，其言云云，孤聞此言，未以爲悅。然道路既遠，降者難信，幸人之災，君子不爲。且又百姓國家之有，加懷區區，樂欲崇和，庶幾明德，來見昭副，不勞而定，於孤益貴。是故按兵守次，遣書致意。古者兵交，便在其中，願仁君及孤，虛心回意，以應詩人補袞之歎，而慎周易牽復之義。濯鱗清流，飛翼天衢，良時在茲，勸之而已！

爲曹洪與魏文帝書

陳琳

十一月五日，洪白：前初破賊，情侈意奢，說事頗過其實。得九月二十日書，讀之喜笑，把玩無厭，亦欲令陳琳作報。琳頃多事，不能得爲。念欲遠以爲懼，故自竭老夫之思，辭多不可一一，粗舉大綱，以當談笑。漢中地形，實有險固，四嶽三塗，皆不及也。

彼有精甲數萬，臨高守要，一人揮戟，萬夫不得進。而我軍過之，若駭鯨之決細網，奔兕之觸魯縞，未足以喻其易。雖云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，不義而強，古人常有。故唐虞之世，蠻夷猾夏，周宣之盛，亦讎大邦，詩書歎載，言其難也。斯皆憑阻恃遠，故使其然。是以察茲地勢，謂爲中才處之，殆難倉卒，來命陳彼妖惑之罪，敍王師曠蕩之德，豈不信然。是夏殷所以喪，苗扈所以斃，我之所以克，彼之所以敗也。不然，商周何以不敵哉？昔鬼方聾昧，崇虎讒凶，殷辛暴虐，三者皆下科也。然高宗有三年之征，文王有退修之軍，孟津有再駕之役，然後殪戎勝殷，有此武功，焉有星流景集，鸞奪電擊，長驅山河，朝至暮捷若今者也。由此觀之，彼固不逮下愚，則中才之守，不然明矣。在中才則謂不然，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，雖有孫田墨，猶無所救，竊又疑焉。何者？古之用兵，敵國雖亂，尙有賢人，則不伐也。是故三仁未去，武王還師，宮奇在虞，晉不加戎，季梁猶在，強楚挫謀。暨至衆賢奔絀，三國爲墟，明其無道有人，猶可救也。且夫墨子之守，縈帶爲垣，高不可登，折箸爲械，堅不可入。若乃距陽平，據石門，據八陣之列，騁奔牛之權，焉肯土崩魚爛哉？設令守無巧拙，皆可攀附，則公輸已，陵宋城，樂毅已

拔卽墨矣。墨翟之術何稱？田單之智何貴？老夫不敏，未之前聞。蓋聞過河西者，效王豹之謳；遊睢渙者，學藻績之綵。間自入益部，仰司馬揚王遺風，有子勝斐然之志，故頗奮文辭，異於他日。怪乃輕其家丘，謂爲倩人，是何言歟？夫綠驥垂耳於林垌，鴻雀戢翼於汙池，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，外厩之下乘也。及整蘭筋，揮勁鬪，陵厲清浮，顧盼千里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，假足於大駿哉？恐猶未信，丘言必大矍也。洪白。

與吳質書

曹丕

二月三日丕白：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；三年不見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乃過之，思何可支！雖書疏往返，未足解其勞結。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陳應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！昔日遊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。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，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，可長共相保，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！頃撰其遺文，都爲一集，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錄，追思昔遊，猶在心目，而此諸子，化爲糞壤，可復道哉！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

自立而偉長，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者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言，辭義典雅，足傳於後，此子爲不朽矣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惜！間者歷覽諸子之文，對之投淚，旣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；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。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。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，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雋也。今之存者，已不逮矣！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，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年行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通夜不暝，志意何時復類昔日，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光武言年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，吾德不及之，年與之齊矣。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衆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，動見瞻觀，何時易乎？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。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炳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頃何以自娛，頗復有所述造，不東望於邑，裁書敘心，丕白。

與楊德祖書

曹植

植白：數日不見，思子爲勞，想同之也。僕少小好爲文章，迄至於今，二十有五年矣。然今世作者，可略而言也。昔仲宣獨步於漢南，孔璋鷹揚於河朔，偉長擅名於青土，公幹振藻於海隅，德璉發跡於北魏，足下高視於上京。當此之時，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，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，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，頓八紘以掩之，今悉集茲國矣。然此數子，猶復不能飛軒絕跡，一舉千里，以孔璋之才，不閑於辭賦，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，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。前書嘲之，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。夫鍾期不失聽，於今稱之，吾亦不能妄歎者，畏後世之嗤余也。世人之著述，不能無病，僕常好人譏彈其文，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昔丁敬禮常作小文，使僕潤飾之，僕自以才不過若人，辭不爲也。敬禮謂僕，卿何所疑難，文之佳惡，吾自得之，後世誰相知定，吾文者邪？吾常歎此達言，以爲美談。昔尼父之文辭，與人通流。至於制春秋，游夏之徒，乃不能措一辭。過此而言不病者，吾未之見也。蓋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其淑媛；有

龍泉之利，乃可以議其斷割；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，而好詆訶文章，搗捩利病。昔田巴毀五帝，罪三王，皆五霸於稷下，一旦而服千人，魯連一說，使終身杜口。劉生之辯，未若田氏；今之仲連，求之不難，可無息乎？人各有好尚，蘭茝蓀蕙之芳，衆人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。咸池六莖之發，衆人所共樂，而黑翟有非之之論，豈可同哉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，一通相與。夫街談巷說，必有可采；擊轅之歌，有應風雅；匹夫之思，未易輕棄也。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揚大義，彰示來世也。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，猶稱壯夫不爲也。吾雖德薄，位爲蕃侯，猶庶幾勦力上國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業，留金石之功，豈徒以翰墨爲勳績，辭賦爲君子哉？若吾志未果，吾道不行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，辯時俗之得失，定仁義之衷，成一家之言，雖未能藏之於名山，將以傳之於同好，非要之皓首，豈今日之論乎？其言之不慚，恃惠子之知我也。明早相迎，書不盡懷。植曰：

與吳季重書

曹植

植曰：季重足下：前日雖因常調，得爲密坐，雖燕飲彌日，其於別遠會稀，猶不盡其勞積也。若夫觴酌凌波於前，簫笳發音於後，足下鷹揚其體，鳳歎虎視，謂蕭曹不足儔，衛霍不足侔也。左顧右盼，謂若無人，豈非吾子壯志哉？過屠門而大嚼，雖不得肉，貴且快意。當斯之時，願舉太山以爲肉，傾東海以爲酒，伐雲夢之竹以爲笛，斬泗濱之梓以爲箏，食若填巨壑，飲若灌漏卮，其樂固難量，豈非大丈夫之樂哉？然日不我與，曜靈急節，面有逸景之速，別有參商之闕，思欲抑六龍之首，頓羲和之轡，折若木之華，閉濛汜之谷，天路高邈，良久無緣，懷戀反側，如何如何！得所來訊，文采委曲，擘若春榮，瀏若清風，申詠反覆，曠若復面。其諸賢所著文章，想還所治，復申詠之也。可令憲事小吏，諷而誦之。夫文章之難，非獨今也。古之君子，猶亦病諸。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。人懷盈尺，和氏無貴矣。夫君子而知音樂，古之達論，謂之通而蔽；墨翟不好伎，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？足下好伎，值墨翟迴車之縣，想足下助我張目也。又聞足下在彼，自有佳政。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，未有不求而得者也。且改轍易行，非良樂之御；易民而治，非楚鄭之政。願足下勉之而已矣！適對嘉賓，口授不悉，往來數相

聞曹植白：

答魏太子牋

吳 質

二月八日，庚寅，臣質言：奉讀手命，追亡慮存，恩哀之隆，形於文墨。日月冉冉，歲不我與，昔侍左右，廁坐衆賢，出有微行之遊，入有管絃之懽，置酒樂飲，賦詩稱壽，自謂可終始相保，並騁材力，効節明主。何意數年之間，死喪略盡，臣獨何德，以堪久長。陳徐劉應，才學所著，誠如來命，惜其不遂，可爲痛切。凡此數子，於雍容侍從，實其人也。若乃邊境有虞，羣下鼎沸，軍書輻至，羽檄交馳，於彼諸賢，非其任也。往者孝武之世，文章爲盛，若東方朔枚皋之徒，不能持論，卽阮陳之儔也。其惟嚴助壽王，與聞政事。然皆不慎其身，善謀於國，卒以敗亡，臣竊恥之。至於司馬長卿，稱疾避事，以著書爲務，則徐生庶幾焉。而今各逝，已爲異物矣。後來君子，實可畏也。伏惟所天，優游典籍之場，休息篇章之囿，發言抗論，窮理盡微，摘藻下筆，鸞龍之文奮矣。雖年齊蕭王，才實百之，此衆議所以歸高，遠近所以同聲。然年歲若墜，今質已四十二矣，白髮生

鬢所慮日深，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。但欲保身救行，不蹈有過之地，以爲知己之累耳。遊宴之歡，難可再遇；盛年一過，實不可追。臣幸得下愚之才，值風雲之會，時邁齒裁，猶欲觸匈奮首，展其割裂之用也。不勝悽悽。以來命備悉，故略陳至情。質死罪死罪。

在元城與魏太子牋

吳質

臣質言：前蒙延納，侍宴終日，耀靈匿景，繼以華燈，雖虞卿適趙，平原入秦，受贈千金，浮觴旬日，無以過也。小器易盈，先取沈頓，醒寤之後，不識所言。卽以五日到官，初至承前，未知深淺，然觀地形，察土宜，西帶常山，連岡平代，北鄰柏人，乃高帝之所忌也。重以泚水漸漬疆宇，喟然歎息。思淮陰之奇譎，亮成安之失策。南望邯鄲，想廉藺之風，東接鉅鹿，存李齊之流。都人士女，服習禮教，皆懷慷慨之節，包左車之計。而質闇弱，無以泄之。若乃邁德種恩，樹之風聲，使農夫逸豫於疆畔，女工吟詠於機杼，固非質之所能也。至於奉遵科教，班揚明令，下無威福之吏，邑無豪俠之傑，賦事行

刑，資於故實，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。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，受會稽之位，壽王去侍從之娛，統東郡之任；其後皆克復舊職，追尋前軌。今獨不然，不亦異乎？張敞在外，自謂無奇；陳咸憤積，思入京城。彼豈虛談夸論，誑耀世俗哉？斯實薄郡守之榮，顯左右之勤也。古今一揆，先後不貿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，聊以當觀，不敢多云。質死罪死罪。

答東阿王書

吳質

質白：信到，奉所惠貺，發函伸紙，是何文采之巨麗，而慰喻之綢繆乎！夫登東嶽者，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；奉至尊者，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。自旋之初，伏念五六日，至於旬時，精散思越，惘若有失，非敢羨寵光之休，慕猗頓之富。誠以身賤犬馬，德輕鴻毛，至乃歷玄闕，排金門，升玉堂，伏虛檻於前殿，臨曲池而行觴，既威儀虧替，言辭漏渫，雖恃平原養士之懿，愧無毛遂耀穎之才。深蒙薛公折節之禮，而無馮諼三窟之效，屢獲信陵虛左之德，又無侯生可述之美。凡此數者，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，懷眷而惜邑者也。若追前宴，謂之未究，傾海爲酒，并山爲肴，伐竹雲夢，斬梓泗濱，然

後極雅意，盡歡情，信公子之壯觀，非鄙人之所庶幾也。若質之志，實在所天，思投印釋敵，朝夕侍坐，鑽仲父之遺訓，覽老氏之要言，對清醑而不酌，抑嘉肴而不享，使西施出帷，嫫母侍側，斯盛德之所蹈，明哲之所保也。若乃近者之觀，實盪鄙心。秦箏發徽，二八迭奏，隕簫激於華屋，靈鼓動於座右，耳嘈嘈於無聞，情踴躍於鞍馬，謂可北懾肅慎，使貢其楛矢；南震白越，使獻其白雉。又況權備，夫何足視乎？還治諷采所著，觀省英瑋，實賦頌之宗，作者之師也。衆賢所述，亦各有志。昔趙武過鄭，七子賦詩，春秋載列，以爲美談。質，小人也，無以承命。又所答貶辭，醜義陋，申之再三，赧然汗下。此邦之人，閑習辭賦，三事大夫，莫不諷誦，何但小吏之有乎？重惠苦言，訓以政事，惻隱之恩，形乎文墨。墨子迴車，而質四年，雖無德與民，式歌且舞，儒墨不同，固以久矣。然一旅之衆，不足以揚名；步武之間，不足以騁迹；若不改轍易御，將何以效其力哉？今處此而求大功，猶絆良驥之足，而責以千里之任；檻援猴之勢，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。不勝見恤，謹附遺白答，不敢繁辭。吳質白。

與侍郎曹長思書

應璩

璩白：足下去後，甚相思想，叔田有無人之歌，闔闈有匪存之思，風人之作，豈虛也哉？王肅以宿德顯授，何曾以後進見拔，皆鷹揚虎視，有萬里之望，薄援助者，不能追參於高妙，復斂翼於故枝，塊然獨處，有離羣之志。汲黯樂在郎署，何武恥爲宰相，千載揆之，知其有由也。德非陳平，門無結駟之跡；學非揚雄，堂無好事之客；才劣仲舒，無下帷之思；家貧孟公，無置酒之樂。悲風起於閨闈，紅塵蔽於几榻，幸有袁生，時步玉趾，樵蘇不爨，清談而已。有似周黨之過閔子，夫皮朽者毛落，川涸者魚逝，春生者繁華，秋榮者零悴，自然之數，豈有恨哉？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！想還在近，故不益言。璩白。

與從弟君苗君胄書

應璩

璩報：聞者北游，喜歡無量；登芒濟河，曠若發蒙，風伯埽塗，雨師灑道，按轡清路，

周望山野，亦既至止，酌彼春酒，接武茅茨。涼過大夏，扶寸肴修，味逾方丈，逍遙陂塘之上，吟詠菀柳之下，結春芳以崇佩，折若華以翳日，弋下高雲之鳥，餌出深淵之魚，蒲且讚善，使嬾稱妙，何其樂哉！雖仲尼忘味於虞韶，楚人流遁於京臺，無以過也。班嗣之書，信不虛矣。來還東都，塊然獨處，營宅濱洛，困於囂塵，思樂汶上，每發於寤寐。昔伊尹輟耕，郅憚投竿，思致君於有虞，濟蒸人於塗炭，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，沈鉤緝於丹水，知其不如古人遠矣。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，曾參不慕晉楚之富，亦其志也。前者邑人念弟無已，欲州郡崇禮，官師授邑，誠美意也。歷觀前後來入軍府，至有皓首猶未遇也。徒有飢寒駿奔之勞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。且宦無金張之援，游無子孟之資，而圖富貴之榮，望殊異之寵，是隴西之游，越人之射耳。幸賴先君之靈，免負擔之勤，追蹤丈人，畜雞種黍，潛精墳籍，立身揚名，斯爲可矣。無惑游言，以增邑邑。郊牧之田，宜以爲意，廣開土宇，吾將老焉。劉杜二生，相數往來，朱明之期，已復至矣。相見在近，不復爲言，慎夏自愛，瓌報。

答臨淄侯書

楊修

修死罪死罪，不待數日，若彌年載，豈由愛顧之隆，使係仰之情深邪？損辱嘉命，蔚矣其文，誦讀反覆，雖諷雅頌，不復過此。若仲宣之擅漢表，陳氏之跨冀域，徐劉之顯青豫，應生之發魏國，斯皆然矣。至於修者，聽采風聲，仰德不暇，自周章於省覽，何遑高視哉！伏惟君侯，少長貴盛，體發旦之資，有聖善之教，遠近觀者，徒謂能宣昭懿德，光贊大業而已。不復謂能兼覽傳記，留思文章，今乃含王超陳，度越數子矣。觀者駭視而拭目，聽者傾首而竦耳，非夫體通性達，受之自然，其孰能至於此乎？又嘗親見執事，握牘持筆，有所造作，若成誦在心，借書於手，曾不斯須，少留思慮，仲尼日月，無得踰焉。修之仰望，殆如此矣。是以對鵬而辭，作暑賦，彌日而不獻，見西施之容，歸憎其貌者也。伏想執事，不知其然，猥受顧錫，教使刊定，春秋之成，莫能損益，呂氏淮南，字直千金。然弟子箝口，而市人拱手者，聖賢卓犖，固所以殊絕凡庸也。今之賦頌，古詩之流，不更孔公，風雅無別耳。修家子雲，老不曉事，強著一書，悔其少作。若此，仲

山周且之儔，爲皆有譽邪。君侯忘聖賢之顯迹，述鄙宗之過言，竊以爲未之思也。若乃不忘經國之大業，流千載之英聲，銘功鼎鐘，書名竹帛，斯言雅量，素所畜也。豈與文章相妨害哉？輒受所惠，竊備朦朧誦詠而已。敢望惠施，以忝莊氏。季緒瓌瓌，何足以云，反答造次，不能宣備。修死罪死罪。

與山巨源絕交書

嵇 康

康白：足下昔稱吾於潁川，吾嘗謂之知言。然驚怪此意，尙未熟悉於足下，何從便得之也。前年從河東還，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，事雖不行，知足下故不知之。足下傍通，多可而少怪，吾直性狹中，多所不堪，偶與足下相知耳。間聞足下遷，愴然不喜，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，爲尸祝以自助，手薦鸞刀，漫之羶腥，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。吾昔讀書，得并介之人，或謂無之，今乃信其真有耳。性有所不堪，真不可強，今空語同知有達人，無所不堪，外不殊俗，而內不失正，與一世同其波流，而悔吝不生耳。老子莊周，吾之師也；親居賤職，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，安乎卑位，吾豈短之哉？

又仲尼兼愛，不羞執鞭，子文無欲卿相，而三登令尹，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。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，窮則自得而無悶，以此觀之，故堯舜之君世，許由之棲巖，子房之佐漢，接輿之行歌，其揆一也。仰瞻數君，可謂能遂其志者也。故君子百行，殊塗而同致，循性而動，各附所安，故有處朝廷而不出，入山林而不反之論。且延陵高子臧之風，長卿慕相如之節，志氣所託，不可奪也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，慨然慕之，想其爲人，少加孤露，母兄見驕，不涉經學，性復疏嬾，筋驚肉緩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癢，不能沐也。每當小便，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轉乃起耳。又縱逸來久，情意傲散，簡與禮相背，嬾與慢相成，而爲儕類見寬，不攻其過。又讀莊老，重增其放，故使榮進之心日頹，任實之情轉篤。此由禽鹿少見馴育，則服從教制，長而見羈，則狂顧頓纓，赴蹈湯火，雖飾以金鏹，饗以嘉肴，逾思長林，而志在豐草也。阮嗣宗口不論人過，吾每師之而未能及。至性過人，與物無傷，惟飲酒過差耳。至爲禮法之士所繩，疾之如讎，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。吾不如嗣宗之賢，而有慢弛之闕，又不識人情，闇於機宜，無萬石之慎，而有好盡之累。久與事接，疵釁日興，雖欲無患，其可得乎？又人倫有

禮，朝廷有法，自惟至熟，有必不堪者七，甚不可者二。臥喜晚起，而當關呼之不置，一不堪也。抱琴行吟，弋釣草野，而吏卒守之，不得妄動，二不堪也。危坐一時，痺不得搖，性復多蟲，把搔無已，而當裹以章服，揖拜上官，三不堪也。素不便書，又不喜作書，而人聞多事，堆案盈几，不相酬答，則犯教傷義；欲自勉強，則不能久；四不堪也。不喜弔喪，而人道以此爲重，已爲未見恕者所怨；至欲見中傷者，雖瞿然自責；然性不可化，欲降心順俗，則詭故不情，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，五不堪也。不喜俗人，而當與之共事，或賓客盈坐，鳴聲聒耳，鬻塵臭處，千變百伎，在人目前，六不堪也。心不耐煩，而官事鞅掌，機務纏其心，世故繁其慮，七不堪也。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公，在人間不止，此事會顯，世教所不容，此甚不可一也。剛腸疾惡，輕肆直言，遇事便發，此甚不可二也。以促中小心之性，統此九患，不有外難，當有內病，甯可久處人間邪？又聞道士遺言，餌朮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。遊山澤，親魚鳥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廢，安能舍其所樂，而從其所懼哉？夫人之相知，貴識其天性，因而濟之；禹不偪伯成子高，全其節也；仲尼不假蓋於子夏，護其短也。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，華子魚

強不幼安以卿相，此可謂能相終始，真相知者也。足下見直木，必不可以爲輪，曲者不可以爲桷，蓋不欲以枉其天才，令得其所也。故四民有業，各以得志爲樂，惟達者爲能通之，此足下度內耳。不可自見好章甫，強越人以文冕也。已嗜臭腐，養鴛鴦以死鼠也。吾頃學養生之術，方外榮華，去滋味，游心於寂寞，以無爲爲貴，縱無九患，尚不顧足下所好者。又有心悶疾，頃轉增篤，私意自試，不能堪其所不樂，自卜己審，若道盡塗窮則已耳。足下無事寃之，令轉於溝壑也。吾新失母兄之歡，意常悽切，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病，顧此悵悵，如何可言！今但願守陋巷，教養子孫，時與親舊敘闊，陳說平生，濁酒一盃，彈琴一曲，志願畢矣。足下若踴之不置，不過欲爲官得人，以益時用耳。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，不切事情，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。若以俗人皆喜榮華，獨能離之，以此爲快，此最近之，可得言耳。然使長才廣度，無所不淹，而能不營，乃可貴耳。若吾多病困，欲離事自全，以保餘年，此真所乏耳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？若趣欲共登王塗，期於相致，時爲權益，一旦迫之，必發其狂疾，自非重怨，不至於此也。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，欲獻之至尊，雖有區區之意，亦

已疏矣。願足下勿似之！其意如此，既以解足下，并以爲別。嵇康白。

爲石苞與孫皓書

孫楚

苞白：蓋聞見機而作，周易所貴；小不事大，春秋所誅；此乃吉凶之萌兆，榮辱之所由興也。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，曹譚以無禮取滅，載籍既記其成敗，古今又著其愚智矣。不復廣引譬類，崇飾浮辭，苟以夸大爲名，更喪忠告之實，今粗論事勢，以相覺悟。昔炎精幽昧，曆數將終，桓靈失德，災釁並興，豺狼抗爪牙之毒，生人陷荼炭之艱。於是九州絕貫，皇綱解紐，四海蕭條，非復漢有。太祖承運，神武應期，征討暴亂，克甯區夏，協建靈符，天命旣集，遂廓洪基，奄有魏域。土則神州中岳，器則九鼎，猶存世載，淑美重光，相襲固知，四隩之攸同，天下之壯觀也。公孫淵承籍父兄，世居東裔，擁帶燕胡，馮凌險遠，講武盤桓，不供職貢，內傲帝命，外通南國，乘桴滄流，交疇貨賄，葛越布於朔土，貂馬延乎吳會，自以爲控弦十萬，奔走足用，信能右折燕齊，左振扶桑，凌轢沙漠，南面稱王也。宣王薄伐，猛銳長驅，師次遼陽，而城池不守，桴鼓一震，而元

凶折首。然後遠跡疆場，列郡大荒，收離聚散，咸安其居，民庶悅服，殊俗款附。自茲遂隆，九野清泰，東夷獻其樂器，肅慎貢其楛矢，曠世不羈，應化而至，巍巍蕩蕩，想所具聞。吳之先主，起自荊州，遭時擾攘，播潛江表，劉備震懼，亦逃巴岷，遂依邱陵，積石之固，三江五湖，浩汗無涯，假氣游魂，迄於四紀。二邦合從，東西唱和，互相扇動，距捍中國。自謂三分鼎足之勢，可與泰山共相終始。相國晉王，輔相帝室，文武桓桓，志厲秋霜，廟勝之算，應變無窮，獨見之鑒，與衆絕慮。主上欽明，委以萬機，長轡遠御，妙略潛授，偏師同心，上下用力，稜威奮伐，深入其阻，并敵一向，奪其膽氣，小戰江介，則成都自潰，曜兵劍閣，而姜維面縛。開地五千，列郡三十，師不踰時，梁益肅清，使竊號之雄，稽顙絳闕，球琳重錦，充於府庫。夫虢滅虞亡，韓并魏徙，此皆前鑒之驗，後事之師也。又南中呂興，深覩天命，蟬蛻內向，願爲臣妾。外失輔車，唇齒之援，內有毛羽，零落之漸，而徘徊危國，冀延日月，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，殊不知物有興亡，則所美非其地也。方今百僚濟濟，雋乂盈朝，虎臣武將，折衝萬里，國富兵強，六軍精練，思復翰飛，飲馬南海。自頃國家，整治器械，修造舟楫，簡習水戰，伐樹北山，則太行木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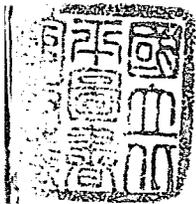
濬決河洛，則百川通流，樓船萬艘，千里相望，自刳木以來，舟車以用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。驍勇百萬，畜力待時，役不再舉，今日之謂也。然主上眷眷，未便電邁者，以爲愛民治國，道家所尚，崇城自卑，文王退舍，故先開示大信，喻以存亡，殷勤之旨，往使所究。若能審識安危，自求多福，蹶然改容，祇承往告，追慕南越，嬰齊入侍，北面稱臣，伏聽告策，則世祚江表，永爲藩輔，豐報顯賞，隆於今日矣。若侮慢不式，王命，然後謀力雲合，指麾風從，雍益二州，順流而東，青徐戰士，列江而西，荆揚兗豫，爭驅入衝，征東甲卒，虎步秣陵。爾乃皇輿整駕，六師徐征，羽檄燭日，旌旗流星，遊龍曜路，歌吹盈耳，士卒奔邁，其會如林，煙塵俱起，震天駭地，渴賞之士，鋒鏑爭先。忽然一日，身首橫分，宗祀屠覆，取誠萬世，引領南望，良以寒心。夫治膏肓者，必進苦口之藥；決狐疑者，必告逆耳之言；如其迷謬，未知所投，恐俞跗見其已困，扁鵲知其無功也，勉思良圖，惟所去就，苞白。

與嵇茂齊書

趙至

安|昔李叟入秦，及關而歎；梁生適越，登岳長謠。夫以嘉遯之舉，猶懷戀恨，況乎不得已者哉？惟別之後，離羣獨游，背榮宴，辭倫好，經迴路，涉沙漠，鳴雞戒旦，則飄爾晨征，日薄西山，則馬首靡託，尋歷曲阻，則沈思紆結，乘高遠眺，則山川悠隔。或乃迴颺狂厲，白日寢光，踣躡交錯，陵隰相望，徘徊九皋之內，慷慨重阜之巔，進無所依，退無所據，涉澤求蹊，披榛覓路，嘯詠溝渠，良不可度，斯亦行路之艱難，然非吾心之所懼也。至若蘭茝傾頓，桂林移植，根萌未樹，牙淺絃急，常恐風波潛駭，危機密發，斯所以怵惕於長衢，按轡而歎息也。又北土之性，難以託根，投人夜光，鮮不按劍。今將植橘柚於玄朔，蕃華藕於修陵，表龍章於裸壤，奏韶舞於龔俗，固難以取貴矣。夫物不我貴，則莫之與；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飄飄遠游之士，託身無人之鄉，總轡遐路，則有前言之艱；懸鞍陋宇，則有後慮之戒。朝霞啓暉，則身疲於邁征；太陽戢曜，則情劬於夕惕。肆日平隰，則遼廓而無覩；極聽修原，則淹寂而無聞；吁其悲矣！心傷悼矣！然後乃知步驟之士，不足爲貴也。若乃顧影中原，憤氣雲踊，哀物悼世，激情風烈，龍睇大野，虎嘯六合，猛氣紛紜，雄心四據，思躡雲梯，橫奮八極，披艱掃穢，蕩海夷岳，蹴

峴崙使西倒，踢太山，令東覆，平滌九區，恢維宇宙，斯亦吾之鄙願也。時不我與，垂翼遠漸，鉅靡加，翅翻摧屈，自非知命，誰能不憤悒者哉！吾子植根芳苑，擢秀清流，布葉葳崖，飛藻雲肆，俯據潛龍之淵，仰蔭棲鳳之林，榮曜眩其前，豔色餌其後，良儔交其聲名，馳其右，翱翔倫黨之間，弄姿帷房之裏，從容顧盼，綽有餘裕，俯仰吟嘯，自以為得志矣。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！去矣嵇生，永離隔矣！冀冀飄寄，臨沙滌矣！悠悠三千，路難涉矣！攜手之期，邈無日矣！思心彌結，誰云釋矣！無金玉爾音，而右遐心。身雖胡越，意存斷金，各敬爾儀，敦履璞沈，繁華流蕩，君子弗欽，臨書悵然，知復何云！



海 上

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

行 發 局 書 西 中

